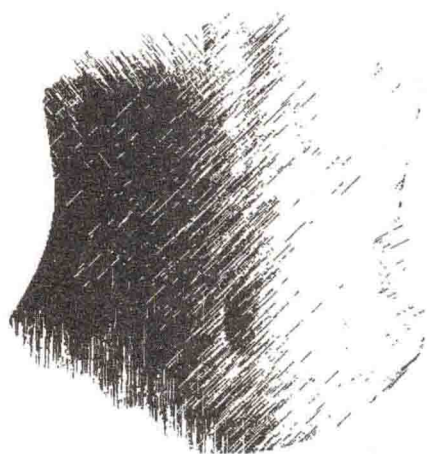


看了又看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CLASSIC
The Ruby in Her Heart
That was, however, a mistake

脐心的 红宝石

The Ruby
in Her Heart

[英] 巴里·昂斯沃斯 著
殷晓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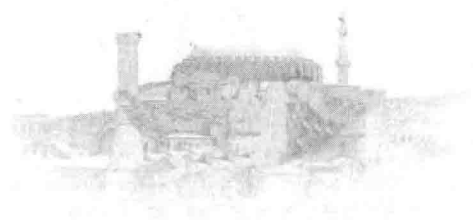
C {看了又看}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CLASSIC

脐心的 红宝石

*The Bridge
in all eras*

藏书

[英] 巴里·昂斯沃斯 著
殷晓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HE RUBY IN HER NAEL: A NOVEL by BARRY UNSWORTH

Copyright: © 2006 BY BARRY UNSWOR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4970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脐心的红宝石 / (英) 昂斯沃斯 (Unsworth, B.) 著 ; 殷晓媛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看了又看”世界文学大师作品)

书名原文: The ruby in her navel

ISBN 978-7-302-37578-4

I. ①脐… II. ①昂… ②殷…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2348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高鹏博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沈 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30.00 元

产品编号: 055706-01

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

——《旧约·约伯记》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8
第四章	/36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0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25
第十三章	/140
第十四章	/149
第十五章	/160
第十六章	/171
第十七章	/184
第十八章	/203
第十九章	/217
第二十章	/233
第二十一章	/243
第二十二章	/255
第二十三章	/262
第二十四章	/266
第二十五章	/276
第二十六章	/284
第二十七章	/291
第二十八章	/298
第二十九章	/303
第三十章	/309

第一章



当舞女娜丝琳在欧洲宫廷日渐风靡，她肚脐上那颗款摆起舞时熠熠生辉的红宝石便有了种种传说。有人说那是她的情郎从西西里国王罗热二世那里偷来的，情郎为此还被送上了火刑柱；还有人说是康拉德·霍亨斯陶芬用来收买她的，为的是请她在谋害罗热二世的阴谋中助他一臂之力。阴谋终究没有得逞，但娜丝琳却设法留下了宝石，虽然这位康拉德对政敌满怀怨毒，但她用比罗热二世之死更让康拉德满意的方式答谢了他。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关的各种传说流传得越来越广，并且越传越离奇：有的说红宝石是巴格达哈里发的礼物，还有的说它是蒙古大汗派密使送来的，许诺如果她能只为他一人跳舞并且枕席相伴，今后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当然也有人声称娜丝琳是个无耻荡妇，而那颗红宝石就是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所获得的奖赏。和她搭档的民谣诗人以红宝石为题材写了很多歌曲，有的调子欢悦，有的沉郁悲凉，这让人们感到更加扑朔迷离。但是，上到王子下至农民，不管谁问起，他们都从来不透露来龙去脉。我是唯一知道来龙去脉的人，我叫瑟斯坦。

人的生命总是贯穿过去和未来，无论这未来可能多么短暂。过去和未来通过一扇转动的门相互连接，而这扇门开合的瞬间便是“现在”。要开始一个故事，必须选择这扇门洞开的时刻作为切入点。对这个故事来

说，这一时刻是 1149 年 4 月，尤素夫·伊比·曼苏尔让我在议会结束之后留下来。而所谓的议会，就是每月在帕勒莫召开两次的我们这些官员的会议。

他向我问询的时候很坦然，有些漫不经心，似乎只是突然想到一件很容易就被忽略掉的事情。事实上谨慎的尤素夫很少忽略什么，可为什么不公开问询呢？那样自然更能消除大家的疑虑。不过，我在会议后留下，与他私下商议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是枢密院的院长，而我是他办公室的下属。他向来重视保密，但他和我都知道，保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事情显得公开透明。这是我在追随他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努力想教会我的。

我对议会有很深刻的记忆，都是缘于一场争吵。那时我刚从那不勒斯回来，我去那里是为了收买伯爵的弄臣雷奥跟我一起回来，作为给国王的礼物。虽然我竭力诱惑他，但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畏惧伯爵，怕他大发雷霆派人追捕并绞死自己。我在控制枢密院的官方头衔是“娱乐活动及演出承办官”，而这个任务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的官衔总给人风生水起的印象，但事实上我只管着我的职员兼文书管理员斯蒂凡诺，还有看门人。我没有在会议上提到这次任务的失败，我的习惯就是在这类会议上尽量保持缄默。我是一个没有归属、不受信任的人。我为一位穆斯林领主效劳，但我不是穆斯林，也不是纯正的法国诺曼人。我是一个萨克森女人和一个没有土地的诺曼骑士的儿子，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公元 1125 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意大利，那时我还很小。他希望我们能在诺曼人的统治下寻求更好的发展，并且后来他真的有所作为。几年后，我母亲在生弟弟时去世了，而我父亲……他的事后面我会讲到。

宫里的一个撒拉森人^①宦官马丁来找茬，他说有几个酗酒的诺曼骑士擅闯了宫里的女眷内殿。那天早晨为诺曼人抗辩的是瓦纳人威廉。他情

^① 拉丁文：Saracen，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对穆斯林的泛称。

绪激动，矢口否认，攥紧了巨大的拳头，死死瞪着包着绿头巾、穿着藏红花色长袍的马丁，似乎要把这个干瘪的家伙大卸八块，显然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诺曼人的性格是强调自己知道的事实，而这却给对方的判断起了反作用。威廉知道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都鄙薄诺曼人的粗鲁和野蛮，便高声为此辩解。他用的是他唯一会说的语言——一种法国北方方言，很难听懂。他掩饰着内心的害怕，回瞪着马丁，用一种愤愤不平的大嗓门重复着对对方的指控。这时多亏主持这次会面且官衔比两人都高的尤素夫的出现，才避免了两人的冲突演变成更直接的人身攻击。

我们两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紧张而充满敌意的，潜藏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如同一团在湿润的草丛里慢慢燃烧的火焰。但这样公开的冲突很少，这也是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的原因。虽然事态本身并不严重，但它标志着我们两派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这种存在于宫中萨拉逊人和诺曼贵族之间的相互仇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加剧。

这个故事的发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除此之外，还有对我们当时的用词竟然如此琐碎且缺乏分量的惊异。1149年的春天，西西里王国的情势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一支威尼斯和拜占庭联合舰队封锁了科孚岛，直接威胁到西西里对伊庇鲁斯海岸和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康拉德·霍亨斯陶芬和曼纽尔·珂尼纳斯，分别为西方和东方帝国的统治者，这两个原本势不两立、权倾一时的人，在经历多年的彼此怀疑之后，此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侵略西西里，将这个新生的国家扼杀在襁褓中——而成为了伙伴和同盟，关系紧密得令世人恐慌。豪特威尔的罗热，一个大好人，现在距他在帕勒莫教堂接受涂油礼正式登基，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他当时不得不肩负起国王的重责大任，来管理西西里、卡拉布利亚和阿普利亚。他是第一个诺曼国王，也是所有种族中第一个戴上这个国家王冠的人。我的大半生都是在他的统治下度过的，不过这对于一个王国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已。

我不记得那次摩擦之后大家又说了什么，兴许是争吵太白热化，把我记忆中接下来的那些时间片段都融化了一般，兴许我并不是一个能专注于某件事的人。我以前很喜欢这个房间——这是前厅，后面还有两个房间，是枢密院主要的工作区域。木制的天花板是撒拉森木刻家的杰作，精美无比的雕花，凸饰之间画着星星。所有墙面上都有一条细细的希腊大理石来装饰壁缘，由藤蔓枝条和羊齿叶花纹组成。不久前，我曾经任由自己的目光跟随那些涡卷向前徜徉，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迷失了，心中充满惊异。每一环都会有曲线向后卷曲回来，再次旋转一圈之后延伸出去，构成新的一环最初的曲线。这中间连绵不断，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无论目光落在何处，你的心都会被俘获。

我在形状的细节中流连忘返，但当我近看那些由美所构成，并且蕴藏着巨大力量感的杰作时，我的心开始打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慢慢融化。我在粗糙的石材和木材中感触到了上苍的味道，那种非人间的美，从早年起就一直跟着我，而人类与上帝相接的一线，就隐隐约约蕴含在这手工之中。在那个四月的早晨，那种来自天堂的感觉同时也是来自吾王的。他的力量为那些木材和石材所颂扬，我恍惚中被这种上帝的力量和吾王的力量所魅惑。那些围绕我的声音依然在响起，时而高亢，时而柔和，而我听到的话音却含着至高无上的威权，丝毫不动摇。

我这些思绪的漫游都不敢告诉尤素夫，怕毁掉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我一直都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我不知道这种隐瞒是为了能在自己的审美体系中得到更多的享受，还是为了让他不至于为我感到失望。这些心境，他能觉察出来吗？无论如何，尽管他有些生疑，我觉得他不会觉察到我心中开的小差：它们太微不足道，不足以惊动他那从不松懈的警惕性。每件事都可能是有用的、生死攸关的，即便是微小的事，极端微小的事，谁又能知道呢？他有一次对我说：背叛的迹象可能就存在于眨

眼之间。如果他没有捕捉各种迹象的敏锐嗅觉，谁来推动社稷的车轮向前？他想把我放进模子，浇注成理想的形状，而我也试过让自己嵌进去。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想让他感到高兴。但我做不到，我不是一个伶俐的学生，在当时我就知道这一点。

当我单独和他在一起时，我静静地站在他面前，等着他的教诲。但他只是沉默地拉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前面一间更小的房间，那是他的公证员和书记们工作的地方。他领着我从这里穿过，来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关上身后沉重的大门。他把我带到窗洞前那片很窄的地方。这其实不过是他在宫中从政多年养成的一种警惕的习惯而已，所以我并不觉得事关重大，他开头说的几句话也没有让我产生这种感觉。

“好吧，瑟斯坦·博尚，”他说，“我早上看到你穿的那件长袍是新的吗？”

“是的，”我回答说，“没错。”

他经常用一种嘲讽的语调取笑我衣着奢华，这是一个法语词汇，近年在帕勒莫突然风靡起来。我喜欢让自己仪表整洁端庄，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对装束打扮非常在意，每个星期都会修面两次，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了服装、香水和发油上面。我有一头淡黄色的披肩发，那天早晨穿的是一件深蓝的丝绸大衣，有肩垫，袖子是收口的。

“这件衬衣也是新的？裤子也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我也对他微笑，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他表达对我关心的一种方式。我告诉他，衬衣不是新的，刺绣之所以露出来更多是因为外面的新大衣是低领口。这次他没有开玩笑地让我唱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发现了，什么都发现了——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脑子里有一大堆圣歌和民歌。他曾经威胁我，说要让我在枢密院的门廊里唱歌，给他的下属们鼓舞士气。

“唔，我看到了，”他说，“低领口，很精神嘛。”他自己穿着一贯极其简朴的白袍子，头上戴着白色的头巾，绿色的丝绸腰带，全身上下只有一件饰品——衣领上的一颗翡翠胸针。我暗地里觉得他比我更有风度，因为他的身材更好，举止也更优雅。而我比他胖，肩膀还很肥厚。

现在他的笑容消失了，凑过来紧盯着我说：“有个任务交给你。”

说到这里，我得停下来讲讲这个“塔奇克阿玛穆枢密院”的概念。一些人也把它叫作控制枢密院，还有些叫它机密枢密院。它是宫廷管理系统的中心金融机构，负责税收登记和批准皇家私有土地的划拨。这个机构有着很大的权柄，为了特权的延续，这些工作只能由这个枢密院的官员来进行。它还负责财政方面的秘密操作，比如应对敲诈和贿赂，两者都需要以抚慰金的名义支出。我们还负责收集某些类型的信息，然后由尤素夫私下报告给国王。像其他在皇宫机构里工作的人一样，我们这些操作会严格保密，不被公众及宫中其他机构知晓。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秘密的。国王说过：只要有必要，随时可以使用贿赂手段。而我就是其中一个金库管理员，这与我作为一个承办官的职位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我外出时都能以寻找新的娱乐和演出为借口。

“你知道，”尤素夫说，“我们和匈牙利王国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他经常会以一些人尽皆知的常识展开话题。匈牙利国王科尔曼娶了我们国王的表亲贝斯娜，谁都知道这两位国王唇齿相依。尤素夫接着说：“但有可靠消息说匈牙利将会支持塞尔维亚暴动，如果暴动真的发生的话。”

尤素夫的脸原本就很瘦削，而头上高高隆起、类似于穹顶的头巾使他的脸显得更为陡峭。他的眼睛深邃，并且深陷于眉骨之下，充满睿智的洞察力。这双眼睛此时正凝视着我，视线与我的眼睛在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来说他实在很高，跟我差不多一样高，但显然体重轻些，用我的话说，就是骨架略微窄些。“他们是打算主动予以支持。”过

了一会儿他补充了一句，目光仍然停留在我身上。

提到塞尔维亚，我本就沮丧的心情更加低落了，在此之前我就一直怀疑这次派我出去的目的。“大人，”我说，“我们不是一直听说他们要暴动吗？可也一直没什么实际行动。”

“是早就在说了，不过这次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是我的亲信提供的消息，并且得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确认。匈牙利骑兵团已经在边境线上集结了，导火线已经拉好，现在形势是只要一丁点火星便可燎原。”

我点点头，没有立刻回答。我们所等待着的这一丁点火星，就是塞尔维亚人反抗拜占庭统治的暴动。它受到意欲向东扩张的匈牙利的支持，会分散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一世的注意力，迫使他派兵赴塞尔维亚镇压暴动。这样，他自然就不会再把注意力放在侵略西西里上面了。

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塞尔维亚暴动或者匈牙利会干预这些事情，因为之前已经多次有人言之凿凿地提到这两件事，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现在我得远行千里去找拉扎·皮立科，塞尔维亚叛军首领中唯一讲希腊语的家伙。我不信任拉扎，知道这场会面无论在哪里，都意味着我难以避免一场局促且危机四伏的跋涉。不过，显然拉扎面临的险境更严重。拜占庭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本来就不稳固，他们察觉自己地位不稳，变得更加警惕和残酷。那时对于叛徒和间谍将施以盲刑，如果被怀疑，拉扎绝对不想受到这种处罚。

最大的问题是枢密院忙于收受贿赂，对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事情无法宏观掌控。副大臣办公室的人们组成了一个他们称为“司令枢密院”的独立机构，这个名字与我们的控制枢密院太雷同，让人颇为疑惑。他们博得了国王的青睐，被授命去匈牙利游说，而我们则只能依赖于他们发回来的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混淆视听的报告，有时候甚至根本收不到报告。所以现在有两个行政部门分别被卷进了煽动这场暴动的过程，互相

心怀嫉恨，不肯与对方分享情报。

“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黄金在塞尔维亚人身上，”我说，“至今毫无成效，根本不知道他们把这些钱都花在了什么上面，我们也无从查证。”

“这次再也不会给他们黄金了。他们伸手就拿，对我们的诺言却从来不兑现。现在该轮到我们对他们许诺了，但我们绝不会露出双手给他们看。”

他莞尔一笑，这样说。他一向对双关语有一种阿拉伯式的热衷。我也稍微松了一口气。他谈到了一项任务，可这次究竟是什么任务呢？

我说：“如果我们要拒绝他们，就没有必要谈了吧。”

“恰好相反，非常有必要。如果你亲自去拒绝他们，会更有杀伤力。你就站在他们面前，离他们只有一只手臂的距离。他们伸出手来，而你，什么也不给他们。形势对我们很严峻，但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就轮到他们如坐针毡了。”

他的语调在最后这几个字上稍有加强，也许他并没觉察到自己这种情绪。此外，手势也出卖了他。他身上有个护身符，是一卷带有上帝九十九个名字的卷轴，放在装饰华美的皮匣子里。这个皮匣子串在一条丝带上，那带子绕过他左肩，横跨在他的身体上，他忧虑不安的时候总会用手指摩挲这个皮匣子。尤素夫不像那些皇家枢密院里改信天主教的撒拉森人，他一直保持着祖先的信仰。

事态明显很严峻，我们将要对峙的是一个难以设想的可怕的军事联盟，除了国家受到的威胁，我们自身也将遭受重创。尤素夫确实手握重权，但副大臣办公室的设立，使他的一部分特权面临威胁。不仅如此，现在国王正打算设立一个新职位，叫作“皇室总管”，它可以监管和掌控办公室所有的金融事务，以及特权延期和土地划拨。谁坐上这个宝座，便可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权力和影响力仅次于国王的首席大臣，

也就是大埃米尔^①，目前在任的是安提俄克的乔治。尤素夫非常希望获得这个职位，从各方面来看他也最有望当选。如果他得偿所愿，一定会推荐我作为他现在职务的继任者——控制枢密院院长。那么我就能像他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妻妾成群，骑着套着镀金缰绳的白马，上街时前面有一大群穿制服的撒拉森随从替我鸣锣开道，还能有一套自己的花园府第。我可以继承他那带有大理石横饰带和浮雕穹顶的办公室，享受从窗格外飘进来的湿润气息，我还有权派其他人去见拉扎这样的人物。尤素夫没有许诺过让我继任，但我跟他走得最近，虽然在很多方面看法都有分歧。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感情的人，但我觉得他对我很照顾。

现在他几句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四月即将结束，到阿普利亚的巴里的朝圣之旅已经开始。成群结队的朝圣者从全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从俄罗斯和斯拉夫长途跋涉去往巴里，参加圣尼古拉斯狂欢，去教堂瞻仰圣尼古拉斯的遗体，在嘴唇上涂一种从他那不朽的身体上渗出的奇异的油，它能治疗病痛和瘸腿。我得冒充成朝圣者加入这群人，去见那个拉扎，并且拒绝给他任何黄金。

首先，为了使我的出发显得更为自然，我必须公开地亲自去卡拉布利亚区，采购一些困在科森扎小镇和海之间那片沼泽里的白鹭，把它们运回帕勒莫，作为鹰饲料的储备——国王喜欢把这些飞得很快的鸟喂给他的苍鹰。完成这一任务之后，我要骑马穿越半岛。等离帕勒莫有相当距离，能够确定步行安全的时候，我便会扔下马，带着风帽、仆从和我们的行李，混进朝圣者的队伍。

“每只白鹭不能超过八个佛里，”他说，“包括鸟笼的钱。”

我忍不住笑了。没有谁比他更注重细节，他肯定以前进过饲鹰机构

① 对穆斯林统治者的称呼。

才知道得这么清楚。“给国王提供花鸟玩物，可不是我一个承办官分内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不派平时那个人去？”

“我问过他，平时是菲利普·麦奥拉，但去年他携款潜逃了，从此再没人见过他。作为首席书记官枢密院里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每年都去卡拉布利亚采购鸟，他至少干了有十二年吧。可去年，真主安拉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带着买鸟的钱跑了。”

尤素夫的嗓音里面含着一种不寻常的狂野，这跟他循规蹈矩的生活实在不相称。“他抛下一切一走了之。”他说，嗓音里仍然饱含诧异。而我觉得自己被魔鬼猝不及防地攻击了，突然产生了一种对携款潜逃的菲利普的妒羡。我觉得一定是有个魔鬼用匕首捅了我：这种情绪肯定不是以前就潜伏在我身体里的，我一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国王钱包里每一个子儿都看得特别牢。“他一定是疯了。”我说，想着他揣着钱袋，朝山脉和大海走去的样子。

“我们曾经以为是他的卫兵谋害了他，把钱私吞了，”尤素夫说，“他们都在我们的监视下。这些人如果有钱可花，是没法耐住性子等太久的。后来我们确信他们没有这么干。”

“我在哪里和拉扎会面？”

“方形大教堂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

“一定是他的主意吧。到时候地下室楼梯会特别挤，人们会互相推搡着涌进地下室，去瞻仰圣者的坟墓。”

“无疑这就是他选那儿的原因，混乱便于他逃跑。”

有那么一会儿，我静静地看着他。他的面孔仍然露出平时镇定而精明的表情。他要把我派出去，他不想让我受伤。他也许对结果并没有什么信心，或许和我一样，知道站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是逃避目光的最好方法。但正是因为下达了这类任务，他的枢密院才有了现在这些特权，

这些特权必须接受锤炼，否则就会丧失或者被剥夺，这样他的力量也会被削弱。

“长官，”我说，“不管你派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万死不辞。可这次跑这么远的路，却只是去告诉对方我们什么也不给他。”

“我们的工作是靠传达信号以表现出某种态度来完成的，给钱或者不给钱，都是重要的态度表示。《古兰经》里有一段这么说：‘人类将团结如一，我们要给那些否认仁慈上帝的人的房子装上白银屋顶，以及通入室内的阶梯。’”

我点点头，似乎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事实上却远不是这样。当有人引用这本穆斯林圣经上的内容时，我理解起来总是很困难。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上帝并不重视储存金银，但我没看出这与此事有什么关联。因为我们谈论的是拉扎——一个狂热攫取金银的家伙。

“我们为此长途跋涉去见他，这件事本身其实就是在向他传达一个信息，”他说，“他向他的人民解释时必须谨慎，因为他们会对他很愤怒，而不是对我们。他们会觉得他的军队是一支需要花钱收买的军队，所以会寻找替代品。明白了吧，瑟斯坦·博尚？”

他经常叫我的全名，特别是当他觉得我肯定不赞成他的意见，而他希望我们之间能达成新的共识时。好像我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无法理解其中的道理。这让我很恼火，但同时也深受感动，我觉得他应该是明白的。说完之后，他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看起来瘦瘦高高，不堪一击，像学者们一样微驼着背。他更像那些国王喜欢让其围绕身边的阿拉伯艺术家或者作家中的一员，而不是现在这个布置任务、掌管财政收入的尤素夫。他的权力使国王羡慕和畏惧，他冷酷无情，对国家忠贞不贰。这个国家，他的前任们统治了近两个世纪，现在正被一位诺曼国王执政。这位国王的父辈来到西西里时，还都是身无分文的探险家，但他们霸占